



扫二维码，
关注新华每日电讯

别以矫饰的“愁乡”偷换真诚的乡愁

本报记者田朝晖

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。”正因为“无穷已”的变化中还有着很多恒定不变的“年年相似”，在一个速变、充满太多不确定性的世界上，仍有一些“确定”的东西让我们得以安身立命。所谓安身立命，大而言之，就是今晚的月亮明晚确定还在天空，今天的基本规则明天确定还会被我们的同类遵循。

对中国人来说，过年是一种“确定性”规则；对众多漂泊在外的游子来说，过年回乡，是一种“确定”的集体行动，而故乡，本身就是一种“确定”的存在。

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正因为“确定性”是蛰伏在心灵深处的追寻，古往今来，乡愁，总会引起共鸣。

近几年春节，回乡过年抒发“乡愁”，“返乡体”盛极一时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。这其中，那些真情抒发乡愁的文字，被人们默默地分享，而一些故意剑走偏锋，或戴着有色眼镜“愁乡”式“返乡体”，却让“返乡话题”本身就成了话题。

村庄凋敝，民风颓废，道德沦丧，孝心缺失……数说故乡沦陷的“愁乡”式“返乡体”连续几年呈刷屏之势，读来触目惊心。这些大部分被证伪甚至被发现带有商业营销目的“愁乡”文字，快速传播，迅猛发酵，成为一种带有“异味”的文化现象。

“愁乡”式“返乡体”，有着明显的套路化痕迹：一是“只见树木，不见森林”，描写农村凋敝，以偏概全，以局部描写代替整体；二是碎片化呈现，对个别极端案例不惜笔墨，罗列道听途说的故事，不管逻辑，不交待背景；三是在人性最脆弱的地方发力，夸大其辞，哗众取宠。

乡愁是真情，“愁乡”则是矫饰。“愁乡”式“返乡体”，是如何“矫”成的？

毋庸讳言，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，中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裂变。与此同时，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，很多人离开了农村，但他们的根仍然在农村。当他们带着某种个人情感重新认知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，势必会加入强烈的主观色彩，渗透进个人情感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返乡日记出现片面和失真。

“愁乡”式“返乡体”之所以失真，失就失在无视乡村的进步。不管你怎样“愁乡”，总不能无视这

●一些故意剑走偏锋，或戴着有色眼镜“愁乡”式“返乡体”，却让“返乡话题”本身就成了话题

●一些人虚幻地把记忆中的乡村与田园牧歌划等号，选择性地遗忘昔日乡村最大的“愁”——贫困，甚至把闭塞当幽静，把木讷当淳朴，把安贫当幸福

●你不能以高高在上的姿态，俯视故乡的一切，无视乡村系统性的演进，只抽离自己最钟情的记忆把玩

漫画：曹一



样的事实：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，中国乡村的进步是巨大的。农村贫困人口在迅速减少，2011 年至 2016 年，每年脱贫人口都超过 1000 万；农村基础设施和居住条件在大幅改善，不少农村生活条件不比城市差多少，仅 2015 年，全国新建改建农村公路就达到 20 万公里，小汽车进村越来越便利越来越普遍，甚至于村里也塞车。

当然，中国乡村在迅猛发展的同时，也存在地区差异和不均衡问题，部分地区是“真凋敝”，青壮年流失造成人口空心化，工业化、城镇化带来环境污染。对这些问题，我们不能视而不见，应当真诚地“愁一愁”。

不仅如此，有些地方，“凋敝”是因为实在不适合生存——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全国要实现 1 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，仅脱贫异地搬迁的人口就将达 1000 万。人都搬走了，这些村庄自然要荒废。那些要寻找“原生态”故乡的人，完全有权利抒发一下“失乡”之愁。

不过换个角度看，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以“凋敝”冠之——一方面，乡亲们搬离了“穷山恶水”，起码能过上温饱的生活；另一方面，环境少了人类的“打扰”，能得到休养生息。这其实都是好事。

我们之所以批评“愁乡”式“返乡体”是矫饰，不仅是这类文字以高高在上的姿势，对乡村的进

步视而不见，极尽夸张地放大乡村的种种“不如他意”，更由于，一些人虚幻地把记忆中的乡村与田园牧歌划等号，选择性地遗忘昔日乡村最大的“愁”——贫困，甚至把闭塞当幽静，把木讷当淳朴，把安贫当幸福。至于去年“上海女大年夜逃离江西”“东北乡村道德沦丧”的编造丑化，已被揭穿，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。

说到底，批评“返乡体”片面、失真，并不是抵制对农村的反思，更不是无视发展不均衡，无视局部凋敝与困境。恰恰相反，随着城镇化演进以及农村面貌的变迁，我们需要对农村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观察、记录与反思，需要寻找和破

解真正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答案。但这些观察与记录，应该建立在准确、客观、真实、全面的基础上。

电影《过年》曾描述过东北农村过年的场景：大年三十的晚上，母亲弄了酒菜，老两口孤单地坐在桌前，母亲念叨起了对子女们的想念，父亲却说“去年回来又咋了，差点儿没闹出人命来”……果然，大年初一儿女们回家，团圆饭还没吃完，桌子就被掀翻……次日清晨，父亲母亲坐上爬犁，怀着伤感离开富足的家。

这部由李保国、赵丽蓉主演的电影，共设计了 12 个角色，每个角色代表着一种性格一个群体：父亲是个勤劳纯朴的农民，母亲是个慈爱的农村老太太，大儿子有文化但迂腐懦弱，二儿子考上了大学但聪明自私，三儿子好吃懒做，大女婿有一定社会地位但道德败坏，二女婿曾经走过弯路但爽快孝顺……这部电影情节简单，但生动立体地呈现出东北农村的生活。

在电影里你可以看到道德沦丧、势利与自利，也可以感受到质朴、勤劳与厚道。宽泛地讲，这部电影可算是一部返乡电影，它为什么不让人反感？无非两个字：真实。

每个人都有乡愁。乡愁，无非是儿时那些美好的记忆。人们选择了远方，却把那些记忆留在了故乡，总是希望有人守在那里，维系和保持着记忆里的美好。似乎惟其如此，故乡才是人们想要的故乡。然而，这只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——你不可能自己离开故乡寻找想要的机会与生活，而让同村的伙伴们都留下，替你原汁原味地守护故乡吧？

你不可能自己在大城市享受各种新奇的商品、专业分工的服务带来的生活舒适，而让你的乡亲替你留住故乡的原有生活节奏吧？

你不可能自己计算着收支账单，盘算着怎样能挣更多的薪水、更多的财产性收入，而让故乡的农民继续自给自足吧？

……

总之，你不能以高高在上的姿态，俯视故乡的一切，无视乡村系统性的演进，只抽离自己最钟情的记忆把玩。

总之，你不能以矫饰的“愁乡”偷换真诚的乡愁。

别让故乡在颓废而迷茫的文字里一次次被沦丧。

致终将逝去的对“小地方”的优越感

本报记者张修智

不久前一个同学来京，大学同学聚了一次。同学供职黑龙江一个边陲小城的大学，与俄罗斯隔江相望。

两个多小时下来，餐桌话题基本让远道而来的同学给包了。从家里早餐的丰盛(同学的原话是“复杂”)、放心，市容的干净、洋气，到妻子、儿子阳光的照片，学校里的国际化机会，同学滔滔不绝，听长了虽然不免乏味，但毕竟如根知底，也就容忍了这种餐桌霸气。

整个聚会，除了北京的同学中间见缝插针，交流了一下戴口罩的心得之外，基本可以说就是一场小城魅力的推介会，也是同学的翻身宣言——过去，在伟大首都面前，同学可不这么“嚣张”。

同学的表现，我认为并非偶然，而是有着广阔的社会变迁背景。那就是，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，中国的社会地理格局已开始悄然发生变化，一些小城市、乃至农村开始焕发吸引力，而因为空气恶化、交通拥堵等城市病的爆发，大城市正在人们眼中丧失魅力。2016 年中科院发布的《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》中，北京与广州分别位居倒数第一与第二，这一事实，可佐证日常的经验判断。

在这一背景下，说一场自发的新上山下乡运动正在潮涌中，或许不算过于夸张。尽管还不能说这是一个多么引人注目的潮流，也无从找到大数据来支撑这一判断，但从媒体的报道、人际交往中听到此类故事的频率来看，到“小地方”去，到那里去生活去创业，在今日中国，已然不是多么令人惊艳的人生选择。都市人昔日带着优越感俯视的“小地方”，如今开始成为自己的救星之地。

原北京市民王宝珍，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，远赴深圳，先是在政府部门工作，后到媒体供职，近几年，她辞职创业，开办“我们书房”，以讲座、沙龙方式，吸引一批“铁粉”，维系书房的运转。去年，她把“我们书房”搬到蛇口一处乡下，因为那里有更好的空气，更廉价的房租。书房的新址，是一座二层小楼，一年四季被翠翠的树木包围，萦绕着田野的气息。周末，会员们驾车来这里，分享读书心得之余，乡间清新的空气是更具吸引力的福利。

也是一次聚餐上，我听到南开大学李冬君教授讲述儿子创业的故事。她的儿子在比利时曾议大学留学多年，学的经济学专业，近年回到国

“城乡差距仍然是今日中国一个坚硬的事实。然而，变化已经悄然发生，也是一个事实。对于在大都市中辛苦打拼、呼吸雾霾的都市人而言，“小地方”正日益具有召唤的力量。在这一进程中，都市人昔日优越感的丧失，几乎是必然的事情



漫画：曹一

内，到江西深山中开办了一座茶厂。李教授绘声绘色地描述儿子的故事，包括管理的细节、产品的特点以及市场营销，过程艰辛但妙趣横生。她带给大家品尝的儿子生产的红茶，包装古雅，味道纯粹，

而重要的是，作为朋友，她保证茶叶的安全——对于对食品安全如惊弓之鸟的都市人而言，还有比这更贴心的承诺吗？

上述两例，人在乡间，但目标服务对象还是都市中人。另有一些人，则从“小地方”在公共服务、就餐环境、教育水准方面与都市的落差中，发现了创业的良机。他们在服务小地方人的过程中，收获创业果实，实现了人生价值。

去年底，我回东北老家——一个小地方探亲。在同学张罗的饭局中，往昔熟悉的聚会者中多了两张陌生而年轻的面孔。他们戴着眼镜，面白唇红，带着与小地方人不太一样的气质，游刃有余地周旋于本地政商圈中。聊起来后知道，两人中，谢姓青年毕业于国内医科大学，并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进修过，本来在北京一家医院工作，后来决定回老家，自己开办皮肤科诊所。如今，诊所生意很红火，看病要预约，其中不乏邻县慕名而来的患者。在邻近的省直辖市，他已经开办了一家连锁诊所。

另一位，是长春人，也在北京读的大学。他在一家民营风电企业工作，代表这家企业常驻我的老家，负责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工作。

类似海底捞的连锁自助火锅店，也出现在老家中，这种都市中寻常的就餐方式与环境，在小地方人眼里却很新颖，观其生意之盛况，有点像当年肯德基麦当劳刚进中国时的样子，老板大概要高兴得睡不着觉吧。

事实上，在中国巨大的城乡二元结构面前，小地方逆袭的故事早就有了，只不过，那是在江浙与东南沿海。十多年前，我所在的杂志组织员工从上海到张家港一个乡镇，参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啊，到了之后，大家惊呆了：但见独栋小楼林立，满街名牌汽车，而酒店之气象、就餐环境之好、菜品之优，不输都市中那些上档次的餐馆。震撼之余，我们自嘲：这哪里是参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啊，分明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来参观社会主义新城市。

当然，客观地说，这样的例子还不普遍，城乡差距仍然是今日中国一个坚硬的事实。然而，变化已经悄然发生，也是一个事实。对于在大都市中辛苦打拼、呼吸雾霾的都市人而言，“小地方”正日益具有召唤的力量。在这一进程中，都市人昔日优越感的丧失，几乎是必然的事情。

张丰

智能手机时代，火车站不再有春运排队购票的长队，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只是偶尔在朋友圈看到有人抱怨车票难抢，才感受到一点春运的气息。你面对手机，在某一个据说要放票的整点时段，开着 4G，用最快的速度按下按钮，一阵缓冲后，系统告诉你抢票失败。你会非常气馁，但却没那么绝望，你还可以用手机搜索别的车票和最佳的换乘方案。

几年前，回家的人们要绝望得多。在广州和北京的火车站，买票的人可能排起超过 500 米的长队。你得提前很久到现场，有时候甚至要排通宵，在体力和意志力都要耗尽的时候，终于排到了，激动地报上终点站的名字，那里距离你的家很近。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告诉你：没票了。售票员和你一样，也累了好几个小时了。于是战战兢兢又非常迅速地报上另几个车次，说站票也可以，回答仍然是没票了。你一时语塞，“下一位”，售票员喊了一声，就这样被踢出了长队。

那时候回家真是一场智力和体力的竞赛。有时候，可以试试买你那趟车的最短程，这样就有机会先站上去。还可以到退票窗口碰碰运气，有些马大哈可能行程有变呢，最重要的，会有你痛恨的黄牛党藏身其中。心力交瘁下，觉得黄牛党加价也是可以接受的，毕竟他能解决你的困难。

很少有人注意的是，尽管这么困难，每一年，想回家过年的人，最终都能成功地回到家乡。在没有大数据也没有智能系统的时代，整个春运就是一个效率超低的复杂系统，每个人都会更累一些，但是最终，谢天谢地，绝大多数想回家的人，都能成功地挤上列车。实在不行，还有长途汽车。总之，在每一个春节，每个孩子都能见到自己的爹娘，是最迫切的愿望。这个愿望如此强烈的一个证据是，除夕的列车，大多已经空空荡荡，车上的列车员，也放松下来，甚至会为列车装点过年的气氛。

所有的困难，最终都变成一种幸福。你为回家付出得越多，这次还乡之旅的意义就越大。冰天雪地，亲情得到了考验，你为父母带上的异乡小吃，在火车上被挤变形了，但是却因此而更加美味。在家里，你不能完全放松下来，因为还要操心回城的车票。这样，久别的重逢就显得更有分量，也更值得珍惜。

还乡的艰辛与美都在消失

对家人来说，也同样如此。最早的时候，他们是通过家信，知道你要回来的日程；后来装了电话，上火车前，打一个电话让家里放心。再后来有了手机，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你的行程，但是每一次通话都很简短，担心你中途没电。所有的一切，都让等待变得漫长。他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回家的车，一顿饭，其实稍后的几天吃什么，也都已经了然于胸。小时候喜欢的美食，会排队等候，父母全然不知道你的胃可能已经背叛了家乡。

我还记得工作后第一次乘坐飞机回家过年的情景，晚上的航班到郑州，在宾馆住了一夜，已经把旅途的辛苦尽数消除。早餐和同学见面，吃饭聊天，然后慢慢赶到汽车站。这种行程，就让回家的路变得没那么专注，就像你在长跑锻炼的时候，路上遇到熟人，停下来一番交流后，心率已经恢复到跑步前的常态，这会让你失望不已。在回家变得容易时，路上的情感支持也减少了。现在，每一次回家，几乎都是社交之旅：省城见同学，市里见朋友，到县城甚至会先住一晚酒店，而父母也习惯了。回到家，如果不是饭点，甚至都不会问一句：你吃饭没？

这就是为什么我被春运摩托大军感动的原因。当下的春运，最感人的场景是摩托大军了。从广东到四川，一路艰辛，中间要停下很多次加油、吃饭，这是最艰难的行程，坐在后座的妻子，紧紧地抱住骑车的丈夫，她穿着军大衣，沉沉睡去，在梦里已经回到家里。而在村里留守的孩子，已经放过了寒假，准备好了给父母看的成绩单。摩托大军有着特殊的意义，这些打工夫妇，平生第一次有机会横跨祖国，平常他们没条件旅游，如果是再奔忙的身影，面对路边美景的冲击，也不会无动于衷吧，真是感情与审美的双重冲击。

也许 20 年之后，作为“情感旅程”的春运就会不复存在。交通越来越便利，人们随时可以与远在家乡的亲人视频聊天，如果 VR 技术能够普及，是否会彻底杀死思乡之情？那个时候，所谓的“乡土中国”也许就不再存在了。中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奥秘就在这里，如果没有春运，城市化就算彻底完成了，城乡差别，也许就只是地理的差别，而不再意味着阶层与流动。这一天到来的话，我们会是怎样的心情？